



# 老屋上的閣樓

希拉莉·柯爾◎著 謝中庭◎譯

*Romance*



# 老屋上的閣樓

---

希拉莉·柯爾◎著

謝中庭◎譯



世紀浪漫 6

# 老屋上的閣樓

作者／希拉莉·柯爾

譯者／謝中庭

印行／金楓出版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三五六一號

總經銷／學欣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〇二)二一八七二二九

傳真／(〇二)二一八七〇二一

郵撥／〇五七八六九〇〇五

排版／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／海王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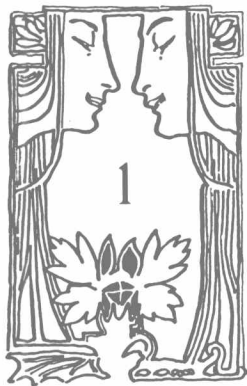
初版／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

定價／一三〇元

ISBN 957-8501-80-3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



也許，在內心深處，她仍那般無可救藥地感情  
用事吧！

或者，愛實在是大奧妙的東西，根本不能以常  
理來規劃它的流向？

「看來，妳不同意我如此解決他？」尼克·泰倫皺著眉頭詢問著。

「也不盡然，我只是覺得用刀或用槍都太平凡了。」凱若回答。

「不，我的聲譽便是建立在這種看似平凡、實則精緻的風格上，妳該不會建議我用  
餵了毒藥的劍去刺殺他吧！這方式用在伊利諾州難道不嫌怪異？我一向是厭惡噱頭。」  
「說實在的，我也還沒想出什麼好妙計。只是，既然決定把他幹掉，總要轟轟烈烈  
一番。」

「妳一向對我的建議不滿，我真受夠了。」

「別做人身攻擊」。

「要不又如何？妳要弄清楚，這回可是輪到我來除掉那壞蛋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她眼神中帶著了解。「儘量求最好的方法一直是我們所堅守的原則，對不對？」一抹笑容隨之浮上她的嘴角。「讓我們休息一下，喝杯咖啡吧！我們困在這問題中太久了，還不如放鬆一下，搞不好會有新點子出現。」

「在糖與奶油中出現？」微笑也爬上了他的臉。

「可能喲！來！讓咱們進廚房去，換換環境，看能不能刺激些新東西出來。」

「妳真認為廚房那些髒盤子有助於靈感？」他半眯著眼，別有用意地看她。「我倒覺得臥室才是個好地方，總能令男人們靈思泉湧。」

凱若誇張地揚眉。「拜託，在這火燒眉毛的時刻，你居然有心情開這種老掉牙的玩笑？」順手指指散在桌上的稿件，「下午三點得郵寄。」

「老編的催命符到了？」

「你又不是不了解我們主編，他的手段比催命符還令人驚心三分。」

「該不會不接到初稿便縮減預支稿費吧？」

「嘿，正是如此！告訴你，我可沒法子把預支的稿費再退回去。除了經濟拮据之

外，這也是原則問題，畢竟我從來沒拖稿的紀錄。」

「我倒也是挺擔心生活問題的。」

「只擔心生活？那你也未免太幸運了。從不考慮責任感嗎？」

「唔！我想，我不會像妳這麼在乎，拼死拼活只為虛名。那有什麼意義呢？」

「你倒輕鬆。」她頗不以為然，但並不想引起爭論。「讓我們喝杯咖啡，休息幾分鐘，然後再回去工作——而且還必須非常地努力。」她把「努力」二字說得相當誇張。

「唉！好個堅苦卓絕的女人！」他眨著眼。

「我只不過是在盡責任罷了，不管怎麼說，我在乎別人給我的期限，不像你，一副無所謂的模樣！」

「嘖！嘖！真難以想像我若缺乏妳的督促，會變得多麼墮落。」他顯露十分感慨的神情，隨後卻又變了聲調。「怪的是，以前沒妳的時候，我竟然也出版了八本書，其中五本還僥倖名列暢銷排行榜。」

「我們是在吹牛比賽嗎？」她杏眼圓瞪。「也許我不如你來得天才，但也足足出了六本書，其中三本得過獎。如何？」

「妳生氣時真美！」他似乎沒聽見她的挑釁。眼睛直直地望著她，充滿莫名的渴望。

「別轉開話題——」

未料，她的話尚未說完，人卻已被他攬進懷中，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，唇已被封住。

「都是妳的錯。妳知道嗎？看著妳，我根本無心工作，妳那柔細的髮絲、濃眉、亮晶晶的眼，還有曼妙的身材……」他隨著言語的帶領，一步步地順手撫摸著她，直到胸前……

「尼克！」她大喊出聲。「不可以，拜託！」她不由自主地喘息著。「你這簡直是謀殺！」

「瞧，我現在所做的事和我們進行的小說，仍是頗有關連的嘛！」

「什麼？」她如墜五里霧中，不知他所指為何。

「謀殺呀！」

看著他一臉正經，她使勁推開他。「尼克·泰倫，你簡直荒謬無聊。」她狠狠地瞪



他。「去廚房，立刻。」

尼克聳聳肩，做了個鬼臉，隨著凱若·菲爾的手勢走進廚房。

坐在餐桌前，他饒富行味地看著她忙東忙西地弄著咖啡。

凱若本人則小心避免與他眼光相觸，倒不是她怕他，只是擔心內在的渴望會被他鹵莽的行爲引發。那可就難收拾了。她實在不能掉下去，因為她付不起這個代價。想想他們之間的關係，與「愛情」實在半點扯不上邊。這種一時的衝動說什麼也不該困擾她，畢竟她會暗下決心，若再玩感情，一定要是份能長久的愛。

真搞不清楚，當初到底爲什麼會答應老編，願與尼克·泰倫這號人物合作寫推理小說的？她與尼克兩人都是頗具知名度的推理小說家，而剛巧兩人都想再出一本書。瘋狂成性的老編於是突發奇想，欲藉機引發一次出版界的大轟動，而她也樂見其成。

現在，姑且不論結果如何，可以確知的是，她做了個錯誤決定，兩個月以來，太多的事情，讓她領悟到，這次合作將會是段悲慘的過程。她真希望這輩子根本沒聽說過尼克·泰倫這個人。

爲什麼從未有人警告過她，告訴她關於他的長相呢？真該死！他實在夠迷人的。以

前看他書本背後的相片，只覺此人十分嚴肅，沒想到實際相處起來才完全領受到他鮮活的生命力及吸引力。

把水及咖啡放在爐上燒著，凱若在尼克面前緩緩坐了下來。

「謝謝妳爲我煮咖啡。」

他的彬彬有禮也是另一樣吸引人的特質。

「不必了，」她卻冷冷地接口「下回輪你煮。」

「當然，我一向不是那種虐待女性的沙文主義者。」他深藍的眸子再度停在她胸前。

「尼克，別這樣，我告訴過你，我希望你能維持單純的合作關係。」凱若想盡辦法使自己的聲調聽起來平板公式化，她可不願意讓尼克察覺到她的內心正澎湃洶湧。

「喔，是嗎？」上揚的語調已告訴她，他早摸透她的心思。「咪咪——別逃了，妳我都清楚得很，我們倆正彼此吸引著。何不讓情勢自然發展呢？如果我們能進一步相互了解，必然更有助於合作愉快。」

「咪咪？你怎麼會想到如此稱呼我？」凱若儘量不去正視他那張性格的面容、深情

的眼睛，因為他實在太蠱惑人了，「從沒人如此稱呼過我。」

尼克瀟灑地聳肩。「我也不是刻意叫出來的，只是直覺上認為妳就像一隻貓咪，性感撩人、充滿神祕——」

凱若突地站立起來，把煮好的咖啡拿過來替他倒好。同時藉這行動打斷他那令人難以承受的讚美。

「多謝了。」他雖然不再說出任何挑逗人的言語，卻仍未終止那對別具深意的眼神。

「不客氣。」凱若若有所思地回答，再度坐下。

尼克懶懶地將糖舀進咖啡中，一面用手支起頭，研究似地望她。「咪咪，我從未見過像妳這樣的女人，竟然能抗拒我的誘惑。」他的唇輕啓說道：「告訴我，妳到底是怎麼辦到的？」

老天！這人是怎麼回事？他怎麼能一語道破她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感受。「如果你知道自已只是一個玩具時，便很容易抗拒別人施予你身上的一切把戲了。」

她的聲音並不如自己所期望的那般鎮定，不過，她的態度卻十分堅決。「此外，尼

克，你不覺得自己有些如水仙般的自戀情緒嗎？好像只要隨便勾勾小指頭，任何女人就會迫不及待地迎向你的懷抱。事實上並不見得。」

「這話聽起來怎麼略帶酸味？凱若。」

「有嗎？」

「嗯！我敏感的鼻子嗅到一絲絲嫉妒的味道。」

「別臭美了。我也有自己的讀者，」她笑著與他爭辯，「而且，他們都是高水準人士，不像你的崇拜者，多半是些做夢的小女孩。」

「凱若，」他竟沒有繼續爭端，注視著她的眼中充滿令她害怕的東西。「妳能不能放開心胸，且讓一切自由發展？難道妳忘了大約一個月前，當我們剛開始合作之際……那次經驗對妳而言真的毫無意義嗎？」

凱若低下頭，望著熱滾滾的咖啡，他那磁性的聲音把她的心也帶到滾熱的境界。那次經驗毫無意義嗎？怎麼可能？雖事隔一個月，但她仍清楚地記的那天他倆正為了一個作愛的場面而爭執不下，當兩人都堅持自己的論點才是合邏輯時，尼克衝了過來將她擁入懷中，企圖以行動證明自己的說法是正確的。

當時的凱若在驚嚇之餘，竟也毫不保留地獻上了自己的熱吻……那一次接觸、那一陣愛撫，在接近臥室時被凱若潛在的理智所喚醒，她明白自己要的絕不是一段露水姻緣，也無法忍受短暫的愛情換來的長久苦澀。

不過，有件事卻在這次突發的激情中證明，她愛上了尼克·泰倫了。

凱若無法否認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感，然而卻也無法對尼克說明一切，因為這位大眾情人一定會嘲笑她的羅曼蒂克幻想，到頭來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就會全遭破壞，凱若將因此而心碎。

在那之後，每當面對尼克·泰倫時，凱若一律採取嚴密的守勢，盡量用工作所必須的態度面對他，而不夾帶任何其他色彩。

不過，尼克的態度則大反其道而行，他開始不時藉機挑弄她一番，期待兩人能有更進一步的接觸。而她愈躲，他便愈得寸進尺，甚至將他的不良居心完全挑明來說。

毫無疑問地，她可能真是少數能抗拒得了他的女子，因此才會引發他強烈的需求。

一天經過一天，凱若企圖說服自己，她必須選對時機、去愛一個值得愛、也適合她愛的人。不過很糟糕的是，在情感上，她卻一天天地掉進愛的漩渦，而逐漸無法自拔地

迷戀上這個錯誤的人選。

「咪咪，回答我的問題。」尼克催促著。「我們已熟悉到幾乎可以上床的程度了，爲什麼妳還要猶豫呢？」

凱若望著他，揣測這個男人的腦子裏到底裝了些什麼？看他說「上床」的口氣，竟如同說「吃飯」那般自然。

「我想，在妳的生活中不可能有另外一個偉大的戀情，因爲每回我打電話給妳時，妳都在家嘛！」他仔細地研究著她，似乎又有些不肯定地補問一句：「應該沒有另外的傢伙和我競爭吧？對不對？」

只有妳，凱若心裏無奈地喊著，真倒楣，偏偏我只愛上你。

在表面上，她仍一副堅硬如石的態度。「我想，那並不干你的事，尼克！我可從來不曾過問你的情感生活。」她試著要把兩人的情感距離拉遠，若是身體的距離也能如此輕易便拉遠的話，該有多好？

「此外，我想，我們之間除了有共同的出版公司和編輯外，毫無其他共通點，甚至連寫作的風格都大異其趣。」

對於這些拒人於千里之外的話，尼克似乎置若罔聞。

他正色地反駁：「對於這些，妳早就說過不下數百次了，何必一再強調呢？倒是妳所提到的老編，我記得她說我們倆的風格配合起來將是個絕佳的組合。想想看，在私人方面，我們爲何也不配合看看呢？」他正經八百地看著她，「而且，凱若，這本書至少要六個月才能寫得完，在這段時時刻刻相處的日子中，難道妳真希望只是與我隔著一張破書桌遙遙相對嗎？」他頗覺無聊似地攤攤手。

談到此處，凱若生氣了，然而她不知該如何和尼克溝通。他們對愛的定義顯然完全不同。其實，基本上他倆就是截然不同的人。她一向有原則、條理分明，像部打字機般規則地處理周遭大小事及感情。自從與前夫離異後，她更謹慎地選擇一切，尤其是約會的對象，只是……老天！她卻仍毫無理智地愛上了尼克。怎麼搞的？

也許，在內心深處，她仍那般無可救藥地感情用事吧！或者，愛實在是太奧妙的東西，根本不能以常理來規劃它的流向？

凱若站了起來。「我去洗杯子，而你立刻回到打字機前，我馬上就來。」她命令式地說著，眼睛卻避免觸及到他。迅速拿起他面前的杯子轉身而去。

還未走到水槽前，她的腰就被一雙巨大的手圍住了。夢裏熟悉的溫暖夾帶著男性化的氣息在她耳際飄送。

「讓我們繼續完成那天未完的情節，如何？」輕柔的話語有如夏日微風，使人醺然欲醉。

凱若深吸口氣，自我掙扎著衝口而出：「放開我！」語氣尖銳得令自己都嚇了一跳，「快去工作。」

尼克放開手，準備照她的話去做。「好吧！咪咪。但我可警告妳，此事尚未討論完——」

「快去！」

終於，他轉身走了，那雙長腳一下子便走得不見影跡。

他人走了，但那些話及吹在她耳後的氣息仍飄浮於空中久久不去。她恨恨地洗著杯子，胸中升起一股憤怒，真想扭斷那位死老編的脖子，竟陷她於如此難堪的處境。

她一面擦著手，一面記起一句俗話：「作家的手較靈巧。」是嗎？她端詳著自己一雙手，是否足夠靈巧得去擰斷人的脖子呢？



她總是得回去工作的，下午還要寄出去一部份稿件。唉！生命可真如偉大作家海明威所述——好一片虛無呵！

一轉身，尼克心愛的捲毛狗突然衝了進來。

凱若禁不住蹲下身去逗弄牠，這傢伙也叫「海明威」呢！是尼克取的好名字。

「嗨！小海，你好嗎？」她拉了拉牠的長耳朵，這才發現牠脖子底下繫了張紙條。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她好奇地打開紙條，發現斜斜的幾行字跡，又是尼克的傑作！

咪咪小姐：

如果你再埋在那堆髒杯子中，不回來工作的話，我可要告訴老編說你「怠忽職守」哦。快！如果你仍記得我們的稿子得在下午上路……

妳迷人的合夥人尼克

PS：沒有妳，我無法工作。

這個人！凱若真是服了他。